

和杨尚昆一家相处的日子

刘文

1975年夏，杨尚昆结束了长达9年的隔监禁，被江青和康生把持的中央专案组从北京遣送到山西临汾软禁，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残的夫人李伯钊被迫中断了在北京的治疗，一同去了临汾。他们受到周总理的关注，允许把一个子女带在身边，杨尚昆夫妇选择了下放在河北农村教学的二儿子杨绍明。临汾这个地方，对于杨尚昆夫妇来说并不陌生，这是他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转战多年的地方。夫妻团圆，儿子回到身边，相对于夫妻离散、挨斗受整无疑是平添了几分和暖，但是毕竟还面临着沉重的政治压力，过着五味俱全的特殊生活。受尽苦难的杨尚昆和李伯钊，特别是偏瘫的李伯钊需要特殊护理，而回到身边的二儿子杨绍明还不得不一边在工厂里工作，一边照顾二老，远在异地的哥哥、嫂嫂、妹妹来不到近前，于是，刘文——杨绍明的学生，就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走进了这个家庭。《和杨尚昆一家相处的日子》由刘文撰写，讲述的就是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家和普通农民家庭之间发生的为世人鲜知的故事。该书即将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本报今起节选连载。

1.杨尚昆同志一行到达了四合永车站

1997年7月18日，由北京至河北省围场县四合永的沙通铁路沿线，进入了一级保卫状态。这条从未引起人注意、车流量很小的铁路那天显得十分神秘、庄严。连值勤站岗的战士、警察都弄不清楚要过什么重要车辆，只有地方县委书记、部队团以上的干部才知道：已经从国家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岗位上退下来的杨尚昆同志要经过这条路，来河北省北部的塞罕坝草原视察。

专列驶出了北京，刚刚过完90寿辰的杨尚昆同志精神非常的好，在随行人员和家人的陪同下，谈笑风生。他告诉大家：这片土地我熟悉得很，山山岭岭，沟沟壑壑。

女儿杨李逗老爸：“是当年从地图上熟悉的吧？”老人家哈哈大笑：“也不尽然。”



杨尚昆哪能不熟悉这有着半个多世纪情结的华北山区呢？1937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的杨尚昆同志就在这里领导、指挥着华北的抗日战争，1938年后，刘少奇调到华中，杨尚昆同志接任北方局书记，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重任，他培训出的大批抗日领导骨干深入各个根据地，建党建军建政，人民战争的大火映红了华北天空。这位刚从长征路上走过来，才满30岁的红军将领率领华北军民与日军在这片土地上对垒搏杀8年之久，这里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老人家怎能不熟悉？

专列进入了隆化县境内，杨尚昆同志叫工作人员将窗纱拉开，对儿子杨绍明说：“到你的根据地了，刘文的家在哪里？刘文在哪里等我们？”杨绍明告诉父亲：“刘文的家在县城北边60华里处，刘文可能在四合永车站接我们，也可能在坝上草原等我们。”专列经过张三营镇，杨绍明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他告诉爸爸：“当年我下乡的第一站，就是这个河东村，我学生张凤林的父亲张洪图就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这里的老百姓养育、保护了我。”杨绍明的眼里蒙上一层泪光。专列经过张三营中学。杨李问杨绍明：“小二哥哥，这里是中学吗？”杨绍明点点头。杨李告诉爸爸：“1972年春节，因为林彪事件的缘故，北京戒严，小二哥哥回不了北京，我在山西雁北插队，请了假来这里和小二哥哥过的年，那时候学校不是这个样子。”

杨尚昆同志默默地注视着窗外，静静地听着儿女们的介绍。他问：“这次能见到他们吧？”杨绍明告诉爸爸：“已经安排了，在承德见面。”杨尚昆同志高兴地点头说：“好！”

专列经过四个多小时的奔驰，杨尚昆同志一行到达了四合永车站。专列停稳，90高龄的杨尚昆同志不用搀扶，健步走下车厢，笑呵呵地向前来迎接的河北省委、承德市委、围场县委领导和当地群众招手致意。第一个闯入杨绍明视线的，是当年他非常得意的学生、现任围场县长的崔振泉同志。他把崔振泉拉到父亲跟前，介绍说：“这是我当年教的学生，现在是这里的县长，父母官，崔振泉。”

20.并没有给侦破工作带来实质性的进展

方木和邓伟当晚虽然也看到了凶手，邓伟还追捕过他，但是由于光线和距离的原因，凶手并没有给他们留下特别的印象。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突破口集中在了一个地方：凶手是如何知道邓琳明会一个人留在体育馆的？凶手曾有意将邓琳明当晚使用的更衣箱破坏，将9号变成6号。这说明凶手是将她作为确定的犯罪目标的。他这么做，肯定事先知道邓琳明将使用9号更衣箱，而且会一个人留在体育馆内。那么这个人应该就在上述情形的知情人之中。这个推论大大缩小了排查范围，令警方兴奋不已。

然而，调查结果却让人泄气。刘建军说他没有将当晚的计划告诉任何人。那么，邓琳明当晚将在体育馆的消息，只可能在两个场合下被其他人知晓：其一，在食堂向管理体育馆的老师借钥匙的时候；其二，在向邓琳明发出约请的时候。而刘建军表示，已经不记得那天在食堂周围有什么人，而管理体育馆的老师也被证实与本案无关。第一种场合下的可能被排除。至于第二种可能，当时在邓琳明身边的人，通过调查，全部排除了作案可能。另一个方面，对于更衣箱号码的调查也陷入了困境。据拉拉队的带队老师和队员们回忆，当天在体育馆走廊里分发更衣箱钥匙的时候，周围是成群涌入球场的观众，根本无法判断有谁可能知道邓琳明的更衣箱号码。

总之，当晚的意外遭遇，并没有给侦破工作带来实质性的进展。而在邓伟的心中，还有一个问号：下一个6还是7？方木的看法是：凶手是一个极其残忍的人，而且意志极为坚定。他应该不会轻易罢手，所以下一个被害人还应该是6。至于是继续以邓琳明为目标，还是选择另一个人作为被害人，目前不得而知。接下来，警方人员立刻和方木达成了共识，都认为要一方面继续严密保护邓琳明，另一方面在校内的其他带有“6”的地方坚持蹲守。

出于内心的愧疚，在那天以后，方木又去看了刘建军几次，他的伤势恢复得不错，但还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恐怕短期内已没法

继续学业。校方的人决定保留他的学籍，让他休学一年，好好修养。

另外，邹团结偷偷告诉方木，邓琳明只来看过刘建军一次，之后就再没有露过面。倒是刘建军刚刚能走的时候，就挣扎着爬到5楼去看望邓琳明。当时，邓家的人说她睡了，把刘建军挡在了门外。刘建军站在门口，流着口水，含混不清地对着紧闭的病房门一遍一遍地说“对不起”。方木听了，心如刀割。

半个月后，邓琳明伤愈回到了学校。消息传来时，方木感到十分意外，凶手很可能继续以邓琳明作为下手目标，暂时休学回家才是最保命的方法。可让他更意外的是：下午的时候，居然接到了邓琳明的电话。她约方木下午5时在校门口见面，说是为了感谢他救了自己一命，想请他吃晚饭。方木还没来得及拒绝，那边的电话就已经挂断了。

下午5时的时候，方木如约来到了校门口，远远就看见身材高挑的邓琳明站在那里。方木走上前去，邓琳明朝他抿嘴一笑说：“我还担心你不来呢。”方木冲她笑笑，邓琳明问道：“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我们去哪里？”方木指指校门外那一排小饭店，“随便找个地方吃点什么都行，不用太破费。”邓琳明笑着歪歪头：“那怎么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去市区吧，找个好点的地方。”

两个人上了出租车，邓琳明带方木去了一家韩式餐厅。餐厅的气氛很适合年轻恋人，菜的味道也不错。方木是个不爱说话的人，一直闷头吃喝。而邓琳明似乎并不在意，也默不作声。倒是方木觉得有点尴尬，出于礼貌，他问了句：“你的伤……怎么样了？”

邓琳明没有回答他，放下勺子，扑哧一声笑了：“我还以为你整个晚上都不打算搭理我呢。”方木有点窘：“哪里，我这个人，不太爱说话。”邓琳明轻松地转换了话题：“我的伤基本上没有问题了。”方木点点头，想了想说：“你怎么不回家养伤呢？家里条件多好，也安全。”邓琳明笑着摇摇头：“我家里人也是这么劝我的，可是我不想。哦，对了，”她稍稍向前倾斜身子，“上次那个警察说凶手也许还会对我下手，是怎么回事？”

周四倾城上市

上海各大书报亭有售

新民 Bella 上海缤纷生活手册

现在购买《新民Bella》杂志，填写内页会员申请表并回传，即有机会获赠好礼一份！

《新民 Bella》将在12月21日在上海10个地铁书报亭进行“买新杂志，赠送精美小礼品”活动。

具体活动及书报亭地点请查询：
www.xmbella.cn/cuxiao
咨询热线：8621-63620063 徐小姐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新民 Bella》杂志所有

礼品有限，
先买先得！

广告热线：8621-63620022

心理罪

雷米



下午5时的时候，方木如约来到了校门口，远远就看见身材高挑的邓琳明站在那里。方木走上前去，邓琳明朝他抿嘴一笑说：“我还担心你不来呢。”方木冲她笑笑，邓琳明问道：“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我们去哪里？”方木指指校门外那一排小饭店，“随便找个地方吃点什么都行，不用太破费。”邓琳明笑着歪歪头：“那怎么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去市区吧，找个好点的地方。”

两个人上了出租车，邓琳明带方木去了一家韩式餐厅。餐厅的气氛很适合年轻恋人，菜的味道也不错。方木是个不爱说话的人，一直闷头吃喝。而邓琳明似乎并不在意，也默不作声。倒是方木觉得有点尴尬，出于礼貌，他问了句：“你的伤……怎么样了？”

邓琳明没有回答他，放下勺子，扑哧一声笑了：“我还以为你整个晚上都不打算搭理我呢。”方木有点窘：“哪里，我这个人，不太爱说话。”邓琳明轻松地转换了话题：“我的伤基本上没有问题了。”方木点点头，想了想说：“你怎么不回家养伤呢？家里条件多好，也安全。”邓琳明笑着摇摇头：“我家里人也是这么劝我的，可是我不想。哦，对了，”她稍稍向前倾斜身子，“上次那个警察说凶手也许还会对我下手，是怎么回事？”